

潮落秦淮春复秋，莫愁好作石城游。年来愁与春潮满，不信湖名尚莫愁。——王士禛《秦淮杂咏》

时间 明崇祯十六年癸未二月

地点 南京冶城道院门前，柳敬亭寓所

人物 侯方域——生

陈定生——末

吴次尾——小生

家僮——副净

柳敬亭——丑

布景——幕外

【恋芳春】(生儒扮上)孙楚楼边，莫愁湖上，又添几树垂杨。偏是江山胜处，酒卖斜阳，勾引游人醉赏，学金粉南朝模样。暗思想，那些莺颠燕狂，关甚兴亡！

【鹧鸪天】院静厨寒睡起迟，秣陵人老看花时；城连晓雨枯陵树，江带春潮坏殿基。伤往事，写新词，客愁乡梦乱如丝。不知烟水西村舍，燕子今年宿傍谁？小生姓侯，名方域，表字朝宗，中州归德人也。侯方域，字朝宗，河南商丘人，明诸生，清顺治七年辛卯副贡，生万历四十六年戊午，卒顺治十一年甲午，年三十七。著有《壮悔堂文集》、《四忆堂诗集》。事迹详贾开宗田兰芳所作传，侯洵所作年谱。夷门谱牒，梁苑冠裳。先祖太常，家父司徒，方域祖执蒲，明太常寺卿，父恂，户部尚书，宋荦哀侯朝宗诗云：“两世东林魁，闻见亦良富。”本文“太常司徒树东林之帜”等语指此。久树东林之帜；选诗云间，征文白下，新登复社之坛。据年谱，“崇祯十二年，方域二十二岁，入南雍，应南京试，交陈公子定生。吴秀才次尾及南中诸名士主盟复社。”宋荦《云园五哀诗序》云：“往余乡有云园社，即江南之复社也。余从侯子朝宗等修为六子社。”本文“复社之坛”指此。早岁清词，吐出班香宋艳；中年浩气，流成苏海韩潮。贾开宗《壮悔堂集序》云：“侯子十年前，尝为整丽之作，近乃大毁其向文，求所为韩柳欧苏以几于司马迁者而肆力焉。”本文“早岁中年”四句指此。人邻耀华之官，偏宜赋酒；家近洛阳之县，不愿栽花。自去年壬午，南闱下

第，启超案，崇祯十五年壬午五月，李自成陷睢州。六月，诏起侯恂以兵部侍郎督左良玉军援开封。时方域随父在南，代草流贼形势疏，（见本集）又劝恂勿救开封而督左军距河以持贼，恂曰：“若此，则我先反矣。”不听，遣方域还吴，道出永城，为叛将刘超所劫，谕以祸福，俾勤王自赎，超不听，然亦释之。计八月秋闱，正方域被劫时，必无应试之事。本文“下第侨寓”云云皆崇祯十二年事，为行文便利计颠倒时日借用耳，说详本出注十三、第二出注七及第五出注一。便侨寓这莫愁湖畔。烽烟未靖，家信难通，不觉又是仲春时候；你看碧草粘天，谁是还乡之伴；黄尘匝地，独为避乱之人。（叹介）莫愁，莫愁！教俺怎生不愁也！幸喜社友陈定生、吴次尾，寓在蔡益所书坊，时常往来，颇不寂寞。今日约到冶城道院，同看梅花，须索早去。

【懒画眉】乍暖风烟满江乡，花里行厨携着玉缸；笛声吹乱客中肠，莫过乌衣巷，是别姓人家新画梁。

侯（下）（末、小生儒扮上）

布景二 南京冶城道院门前

【前腔】王气金陵渐凋伤，鼙鼓旌旗何处忙？怕随梅柳渡春江。

（末）小生宜兴陈贞慧是也。陈贞慧，字定生，江南宜兴人。父于廷，官左都御史，以忤魏忠贤削籍。魏党作“东林点将录”，指杨涟左光斗及于廷为党魁；贞慧继兴复社，阮大铖作“蝗蝻录”，指贞慧为党魁，称四公子。明亡后，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余年，生万历甲辰，卒顺治丙申，年五十三，著有《皇明语林》、《山阳录》、《云岑集》等，事迹详黄宗羲所撰墓志铭，汪琬所撰墓表。子维崧字其年，以警为骈体文及填词有名于清初。（小生）小生贵池吴应箕是也。吴应箕，字次尾，号楼山，江南贵池人，善古今文辞，意气横属一世，复社领袖也，以留都防乱公揭事最有名于时。（详后注“黄梨洲有言”）南都亡，金正希（声）起义于歙，应箕亦起池州应之，清兵逼，战败，被擒，不屈死。生万历二十二年甲午，卒弘光元年（即顺治二年）甲戌，年五十二，著有《楼山堂集》，事迹详《明史》本传，温睿临《南疆绎史》本传，汪有典《史外》本传，刘世珩《吴次尾光生年谱》。（末问介）次兄可知流寇消息么？（小生）昨见邸抄，流寇连败官兵，渐逼京师。那宁南侯左良玉，还军襄阳。中原无人，大事已不可问，左良玉与李自成战，大败于朱仙镇，走襄阳，此崇祯十五年壬午七月间事。癸未二月，襄阳已陷，良玉走武昌。此文年月颇有错误。我辈且看春光。

（合）无主春飘荡，风雨梨花摧晓妆。

(生上相见介)请了,两位社兄,果然早到。(小生)岂敢爽约!(末)小弟已着人打扫道院,沽酒相待。(副净扮家僮忙上)节寒嫌酒冷,花好引人多。禀相公,来迟了,请回罢!(末)怎么来迟了?(副净)魏府徐公子徐青君事详末出注。要请客看花,一座大大道院,早已占满了。(生)既是这等,且到秦淮水榭,一访佳丽,倒也有趣!(小生)依我说,不必远去,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,说书最妙,柳敬亭以江湖说书技有盛名于明清间。其人在左良玉幕中最久,诙谐而任侠,故士大夫乐与之游。诸家集中题赠诗词极多,最著者如吴梅村之《楚两生行》,龚芝麓之《沁园春赠说书柳叟》,钱牧斋之《左宁南画像为柳敬亭题》,阎古古之《柳麻子说书行》,汪蛟门之《柳敬亭说书行》,陈其年之《左宁南与柳敬亭军中说剑图歌》等。皆能写出其人与其技,其表章最力者,则吴梅村之柳敬亭传。黄梨洲亦为作一传,则颇蔑斥之。而张岱《陶庵梦忆》、余怀《板桥杂记》,所述较简净有风趣。今录之,梅村之传,则分引于每出。

“柳敬亭泰州人,本姓曹,避仇流落江湖,休于树下,乃姓柳。善说书,游于金陵,吴称范司马桐城何相国引为上客,常往来南曲与张燕筑沈公宪俱。张沈以歌曲,敬亭以谈辞,酒酣以往,击节悲吟,倾靡四座,盖优孟东方曼倩之流也。后入左宁南幕,出入兵间,宁南亡败,又游松江马提督军中,郁郁不得志,年已八十余矣。间过余,侨寓宜睡轩中,犹说‘秦叔宝见姑娘’也。”《陶庵梦忆》

“南京柳麻子黧黑,满面疤痕悠悠忽忽。土木形骸,善说书,一日说书一回,定价一两,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,常不得空。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,王月生柳麻子是也。余听其说‘景阳冈武松打虎’,白文与本传大异,其描写刻划,微入毫发,然又找截干净,并不唠叨,声如巨钟,说至筋节处,叱咤叫喊,汹汹崩屋。武松到店沽酒,店内无人,破地一吼,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声。闲中著色,细微至此,主人必屏息静坐,倾耳听之,彼方掉舌,稍见下人咕囁耳语,听者欠伸有倦色,辄不言,故不得强。每至丙夜,拭桌剪灯,素翁静递,款款言之,其疾徐轻重,吞吐抑扬,入情入理,入筋入骨,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,不怕其不齧舌死也。柳麻子貌奇丑,然其口角波俏,眼目流利,衣服恬净,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,故其行情正等。”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、桐城何老相国。吴伟业《柳敬亭传》云:“当时士大夫被寇南下侨金陵者万家,大司马吴桥范公、相国何文端皆引生为上客。”案,范名景文,甲申三月以东阁大学士殉难,何名如宠,崇祯十四年卒,福王时补谥文端。闻他在此作寓,何不同往一听,消遣春愁?(末)这也好!(生怒介)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阮胡子即阮大铖,其小传别见第四出。的门客,这样人说书,不听也罢了!(小生)兄还不知,阮胡子漏网馀生,不肯退藏;还在这里蓄养声伎,结纳朝绅。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,黄梨洲有言:“弘光南渡,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

案。”则其事在当时关系重大可知。《桃花扇》一书亦以此为最要线索，故第一出补述以托始焉。今录陈定生所著防乱公揭本末之前半以资参考。（留都防乱公杨有云“某等读圣贤之书，明讨贼之义，事出公论，言与愤俱，但知为国除奸，不惜以身贾祸……”见吴翌凤《铎窗丛录》）

“崇祯戊寅，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。大铖以党崔魏论城旦罪暴于天下，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，南中当事多与游，实上下其手，阴持其恫喝焉。次尾愤其附逆也，而鸣驺坐舆，偃蹇如故，士大夫繾綣争寄腹，以为良心道丧，一日言于顾子方（杲），子方曰：杲也不惜斧钺，为南都除此大慙。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，余曰铖罪无籍揭，士大夫与交通者，虽未尽不肖，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，使一点破，如赘痛粪溷，争思决之为快，未必于人心无补。次尾灯下随削一稿，子方毅然首唱，飞驰数函，毗陵为张二无，金沙为周仲驭，云间为陈卧子，吴门为杨维斗，浙则二冯司马魏子一，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尔止仲驭卧子极叹此举为仁者之勇，独维斗报书，以铖不燃之灰，无俟众溺，如吾乡逐顾秉谦吕纯如故事，在乡攻一乡，此辈窘无所托足矣。子方因与反复辩论，有书，书不载。时上江有以此举达之御史成公勇，成公曰：吾职掌事也，将据揭上闻，会杨与顾之辨未已。同室之内，起而相牙，揭迟留不发，事稍稍露矣。阮心知此事仲驭主之，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，而铖以书来，书且哀，仲驭不启视，就使者焚之。铖衔之刻骨，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，争噉嚙出恚语曰：逆某逆某，士大夫之素鲜廉者，亦裹足与绝。铖气愈沮，心愈恨，未几，成御史以论杨武陵嗣昌逮，遂不果上。铖遂有酬诬琐言一揭，语虽鹘起，中实狼惊。至己卯窜迹荆溪相君幕中，酒阑歌遏，襟解纓绝，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，必欲杀某，何怨，语絮且泣，向相君泣：大铖身虽在阳羨山中乎，而所以窥伺吾辈者益急无有间，青溪道上察子往来如织。时予寓宋宪副园中，同人枉顾，铖多为相国也。且悸且恚，铖归潜迹南门之牛首，不敢入城，向之裘马驰突，庐儿崽子，焜耀通衢，至此奄奄气尽矣。然铖腐心咋齿，日夜思所以螫吾辈，谋翻局特未有路耳，居无何，荆溪再召，窃心喜铖得间矣。奉天子明圣，坚持其局不变，议随起随灭，无何甲申宏光事起，铖曰：此奇货可居也。夤缘官兵部尚书，以迎立首谋福邸旧案，将尽杀天下，酬所不快，下周公鼐雷公演祚于狱。发其端时，语所亲曰：吾五六年来，三尺童子见阮大铖名姓，辄詈而唾，非若若耶。若知有今日，以揭中最切齿者十人列之上曰，此拥戴潞藩以图不逞者，又造为十八罗汉七十二金剛之目曰，此其羽翼者，如王绍徽点将录故事。一纲杀之……”

启超案，吴次尾有与友人论防乱公揭书云：“防乱公揭，乃顾子方倡之，质之于弟，谓可必行无疑者，遂刻之以传。”盖是揭领头者为顾子方（杲），次尾不自以为功而归美于子方，故《楼山堂集》不录此揭焉。然据定生及同时诸家所记述，则此稿实出次尾手，本书“小弟做了一篇揭帖”云云，盖实录也。当时署名者百四十余人，除子方次尾定生外，其姓名可考者有桐城左国栋、国柱、国林、国材，江阴缪虚白，吴县周茂

藻、茂兰、廷祚，常熟顾麟生，无锡高永清，余姚黄宗羲，嘉善魏学濂，吴县杨廷枢，鄞县万泰、金沙周饒、华亭夏允彝、陈子龙，宣城沈寿民，海盐陈梁，嘉定侯岐曾，桐城方以智，芜湖沈士柱等。（钱饮光似亦署名。）

又案，公揭作于崇禎十一年戊寅秋间，十二年己卯正月始刊播，侯朝宗与定生次尾定交，亦即在是年夏间。（见汪有典《外史》，侯吴两年谱皆同。）则此出所隶者实为己卯年事，原题云“癸未二月”者，挪动年月使行文局劳紧凑耳。公讨其罪。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魏逆党，不待曲终，拂衣散尽。柳敬亭曾否入阮家，无可考，当是云亭点缀。这柳麻子也在其内，岂不可敬！（生惊介）阿呀！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，该去物色的！（同行介）

布景三 柳敬亭寓所

备用物 桌椅、说书鼓、板、醒木

【前腔】仙院参差弄笙簧，人住深深丹洞旁，闲将双眼阅沧桑。（副净）此间是了，待我叫门。（叫介）柳麻子在家么？（末喝介）唛！他是江湖名士，称他柳相公才是。（副净又叫介）柳相公开门。（丑小帽、海青、白髯，扮柳敬亭上）门掩青苔长，话旧樵渔来道房。

（见介）原来是陈、吴二位相公，老汉失迎了！（问生介）此位何人？（末）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，当今名士，久慕清谈，特来领教。（丑）不敢不敢！请坐献茶。（坐介）（丑）相公都是读书君子，甚么《史记》、《通鉴》，不曾看熟，倒来听老汉的俗谈。（指介）你看：

【前腔】废苑枯松靠着颓墙，春雨如丝宫草香，六朝兴废怕思量。鼓板轻轻放，沾泪说书儿女肠。

（生）不必过谦，就求赐教。（丑）既蒙光降，老汉也不敢推辞；只怕演义盲词，难入尊耳。没奈何，且把相公们读的《论语》说一章罢！（生）这也奇了，《论语》如何说的？（丑笑介）相公说得，老汉就说不得？今日偏要假斯文，说他一回。（上坐敲鼓板说书介）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；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（拍醒木说介）敢告列位，今日所说不是别的，是申鲁三家欺君之罪，表孔圣人正乐之功。当时鲁道衰微，人心僭窃，我夫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。那些乐官恍然大悟，愧悔交集，一

个个东奔西走，把那权臣势家闹烘烘的戏场，顷刻冰冷。你说圣人的手段利害呀不利害？神妙呀不神妙？（敲鼓板唱介）

[鼓词一]自古圣人手段能，他会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，使了个些小方法，弄的他精打精。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，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！

（拍醒木说介）那太师名摯，他第一个先适了齐。他为何适齐？听俺道来！（敲鼓板唱介）

[鼓词二]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摯，他说：“咳，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？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，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。大撒脚步正往东北走，合伙了个敬仲老先才显俺的名。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，景公擦泪侧着耳听；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，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。”

（拍醒木说介）管亚饭的名干，适了楚；管三饭的名繆，适了蔡；管四饭的名缺，适了秦。这三人为何也去了？听我道来！（敲鼓板唱介）

[鼓词三]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，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。亚饭说：“乱臣堂上掇着碗，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；你看咱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？我也投那熊绎大王，倚仗他的威风。”三饭说：“河南蔡国虽然小，那堂堂的中原紧靠着京城。”四饭说：“远望西秦有天子气，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箏。”一齐说：“你每日倚着塞门桩子使唤俺，今以后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。”

（拍醒木说介）击鼓的名方叔，入于河；播鞞的名武，入于汉；少师名阳，击磬的名襄，入于海。这四人另有个去法，听俺道来！（敲鼓板唱介）

[鼓词四]这击磬擂鼓的三四位，他说：“你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俺也干不成。您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，只怕到那里低三下

